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西興縣

第一六八六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臨縣梁家會

準備米湯開水 招待傷員民工

（臨縣訊）二區梁家會村，在接到醫院轉送傷員的通知時，該村農會臨委會主席白文富就代表和村群衆提出：現在天氣寒冷，爲了使傷員和抬担架的民工少受冷渴之苦，我們應該準備些開水和米湯給傷員和民工喝，當即得到大家同意。傷員到達時，群衆提着準備好的米湯和開水招待，傷員喝米湯，民工拿開水拌炒麵，大家都覺得很方便。（劉準海）

晉南我軍解放運城

平漢南下我軍又獲大勝

殲敵第五兵團司令部與整三師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八日急電）解放軍一部於二十七日黃昏，經猛烈砲火轟擊後，以三十分鐘速度，攻入胡匪宗南在晉南三角地帶唯一之戰略據點運城。至今日（二十八）拂曉，殘敵已全部肅清，繳獲甚豐，戰果正清查中。胡匪宗南原圖增援該城之八個旅，現在徘徊黃河南岸。

圍攻該城解放軍，二十日至二十二日三天中，連克城外敵强固設防之麵粉公司與大碉堡十餘座、地堡五十餘座，殲守敵三百餘，內生俘匪副連長以下一百二十二名。據守麵粉公司之敵一個排，則於圍攻中向我全部投誠，共繳輕重機槍十七挺、衝鋒槍八挺、步槍百餘支。攻克之每一座大碉，均有外壕與數層鐵絲網，其中四座均係鋼骨水泥築成，並有照明器材、電話、自來水、地下交通等設備，但在解放軍猛烈砲火下，其最堅固之十二號與十六號大碉，亦不過十餘分鐘，即被轟毀。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二十八日急電）蘇魯豫皖及豫陝鄂解放軍各一部，繼平漢、隴海破擊大捷後，沿平漢路乘勝南下，於二十五日晨至二十六日黃昏，經兩日激戰後，將企圖北援郾城之蔣匪第五兵團司令部及所轄整三師（缺一個團）全部殲滅於西平以南十五里之祝王砦及金剛寺一綫，這是兩大野戰軍協同作戰的又一次偉大勝利，詳細戰果正在清查中。

八分區司令部公佈

地武全年殲敵六千餘

（新華社晉中廿六日電）八分區司令部頃發佈四七年全年分區地方部隊戰鬪統計。共戰鬥三百五十八次，殲敵六千一百九十六名，內俘敵文水縣政府科長及營長以下三千七百零九名，斃敵文水縣長及兵先團副團長以下一千四百零一名，擊傷敵營長以下一千零八十六名，較去年戰績超過兩倍以上（按去年共殲敵二千九百六十名）。敵我損失比例爲五點二比一，負傷指戰員已大量重返前綫。繳獲步馬槍二千二百二十支，輕機槍二百三十八挺，輕砲、擲彈筒一百五十九個，重機槍一挺，迫擊砲二門，步重砲四門，手槍六十四支，衝鋒槍廿六支，槍榴筒廿五個，刺刀五百五十把，各種子彈十四萬零二百四十發，各種砲彈一千六百二十九發，汽車三輛，大車七十輛，牲口五十頭，糧食十萬零六千七百斤，其他軍用物資一部。繳獲總數約等於去年之三倍强（民兵及武工隊戰績在外）。今年正月我主力解放陽曲山地，我分區地武亦積極展開主動出擊，於正月底二月初之汾孝戰役，我「東山」一部於開柵鎮外圍兩日五捷，殲匪正規軍一個營大部，並截擊殲滅文水城逃竄殘匪，解放開柵鎮。二月中，我「趙家莊」及十七支隊各一部深入清太敵後，橫掃孟封等九據點，殲土頑近二百名，使清源、太原（縣）、徐溝等城閻匪恐慌萬狀。三月初，我「東山」部配合主力一舉全殲敵七十二師四個營於賁崖地區（我地武「東山」部殲敵五百餘名），粉碎敵侵入我交城邊山東社鎮之狂妄企圖。四月中，我主力解放古交地一區，我分區地武某部曾單獨攻克東大嶺與鄭家莊兩據點。五月，配合正太戰役，我軍勇猛挺進平川，三次解放文水縣城外之文水全境及汾陽冀村、盧晉、平介寨固埠、左家堡等據點，同時一連串的在文、汾、平、介之西韓、石嶸、小相、香樂鎮等處殲敵兩個多營，使文汾邊山平川地區曾相當長時期爲我控制。八月底、九月中，我軍復於文、汾、交邊沿區及清、太平川敵後廣泛出擊撐腰，給陷於飢餓的敵後群衆撐腰，鬥爭奸霸地主，分配財糧。十月中至十一月中一個月來，我軍民配合，破閻匪以十二個團兵力奔襲我各邊山的妄舉。接着我軍連續在汾陽、文水、交城、陽曲之平川邊山地區進行了五次勝利戰鬥，殲敵六十九、七十師等約三個營。一年來我軍不僅恢復了去年底爲閻匪侵佔之陽曲山地三個區與交城古交鎮地區一千平方里的土地，更不時機動出擊邊山平川地區，深入平川敵後，使閻匪一直無法實現其平川「蝕的控制」。在一年來的勝利戰鬥和土地改革中，我軍數量與裝備，戰術與士氣均較去年更加壯大，部隊成份更加純潔鞏固。

臨五區各村翻身農民

掀起新年勞軍運動

選派代表攜慰勞品前往慰問

（臨縣訊）五區各村翻身農民，掀起年節勞軍。十八日白文全行政村貧僱農會上，貧農許環子提出：「現在快過新年了，咱們窮人翻了身，應當慰勞我們的軍隊，叫他們美美的過一個年。」這一提議得到大家熱烈的擁護，一致同意採取自願原則，各人自報。貧苦軍屬梁拖兒（新選農會副主任，區代表籌備會副主任）首先自報了兩萬元，接着有報二萬的，有報一萬的，有報肉和紙煙的。一下子就報了六十多萬元。同時決定召集各自然村群衆咯吵，並寫信給本區土地改革過的村子咯吵。各村在得到通知後，也都熱烈擁護，據初步統計，白文各自然村共慰勞農幣四百多萬，羊肉十多斤，紙煙二十餘盒；張家溝行政村一百多萬；陽坡行政村一百八十多萬，豬肉八十三斤，羊肉七斤多；盧子溝、故縣、海子頭、士峨里四村共一百三十九萬；郝家坡、南莊、窯頭等四行政村亦在醞釀中。二十五日，各村在白文開會商量，決定將捐款一半購買白麵，一半購買肉類，派代表親自攜帶物品慰問信到後方醫院及榮校慰勞。現白文已選出代表高牛生、張福寶、薛世周、李雪生、梁拖兒、李換英（貧苦軍屬、新選副鎮長）等六人，決於二十八日在窯頭集齊各村代表，一同前往慰勞。（茲）

臨縣城關

抽出果實三千萬元 幫助蘇峪貧苦農民

（臨縣訊）城關群衆聽說一區蘇峪行政村鬥爭果實少，解決不了生產底難，在十三日召開全城貧僱農大會時，大家討論本天下農民一家人精神，決定從鬥爭果實中抽出本幣三千萬元幫助蘇峪行政村貧苦農民。蘇峪行政村代表會在收到城關農民幫助的果實後，非常高興，決定幫助最貧苦的前蘇峪、趙家石崖兩村，解決生產困難。

五寨山地小莊上窯村

貧農結成一心 鬥倒地主成立貧農團

（五寨訊）丈子溝行政村上窯自然村，是山梁上一個十六戶人家的小村子（十二戶貧農、兩戶中農、兩戶地主）。今春土地改革極不激底，只向一家惡霸地主樊寡婦清算出一百三十八晌地、一個元寶就算結束了。到七月間，該村貧農李十小，從東秀莊回來，即悄悄對村裏貧農說：「人家東秀莊鬥地主可激底哩，咱們春天算甚呢，那可不激底！」從此，他們幾個貧農就商量鬥地主。地主王子仁就運用無恥手段進行收買。曾暗地送給李二小兩條單褲，送李有宏一件舊棉襖，送李萬銀一條小孩單褲和兩丈柳條布，送李旺泉一塊花布（以上都是貧農）。但這些人立場堅定，不受收買，在貧農會議上互相揭發出地主的陰謀後，更激發他們對地主階級的仇恨，貧農李仁小、李有祿、李桂三等六七人首先商討監視地主倒東西，貧農李萬銀和地主一個院住，叫他好好注意。十一月初，工作團同志到達該村召集貧農宣傳告農民書，給群衆撐腰，群衆即要求扣地主王子仁，貧農李旺泉並提出要訂紀律，誰也不能給地主當狗腿，誰也不能包庇地主。接着村裏的兩戶中農也願和大家一起鬥爭地主，工作團走後，他們就扣起地主王子仁，封了門，但沒扣住王子徽，這傢伙會拳術，大家怕他來報復，全村十四戶中貧農，白天拿着鐵鍬鐮刀到山溝尋的扣地主，晚上集中睡覺，準備和地主堅決鬥到底。後來丈子溝貧僱農堅決支持他們借給一支步槍，群衆更壯胆了，有天晚上，聽見地主回來，男人們都去捕捉去了，這時，圍住的地主，想頂開窰蓋逃跑，並威脅貧農李萬銀的婆姨，她就搬石頭壓住窰蓋，地主毫無辦法。過了三四天，丈子溝民兵把王子徽也扣送回來了，這時大家就進行鬥地主，經過一個多月的鬥爭，群衆受到很大鍛鍊，大家越鬥越團結了。最近工作團同志又到該村，群衆聽到到處組織貧農團，成立新農會，所以也要求幫助他們組織。（按：這村爲什麼沒有協聯合鬥爭？工作團第一次去，爲什麼沒有發動貧僱農，組織貧農團，一直等到二次去，還是群衆要求組織貧農團與成立新農會的。這是一個問題，報導中沒有寫清楚。）後來即在貧農會議上，進行了審查，以鬥爭地主一貫堅決的李桂三等十一人，組織起貧農團，還有八人，雖然在鬥爭中也表現不錯，但還不夠條件，暫時只讓參加農會。李有宏母親春季鬥出地主包皮，還給地主，這次鬥爭還和地主女人拉呱，讓他再教育他母親，有宏暫時不能參加貧農團，只參加農會。李旺泉做事不與衆人商量，愛發態度，愛佔小便宜，暫留農會再看。（鐵硬、倘謙）

晉綏邊區行政公署 農會臨時委員會 聯合通令

嚴格禁止宰殺牛羊牲畜，保護耕牛羊群

近來各地發現宰殺了不少耕牛牲畜，又大批宰殺羊子，地主富農把過去出租或伴養在外村的牛、驢、騾、馬、羊羣等，繼續採取各種辦法，偷偷弄壞，出賣給殺坊，或販賣給牙行。未土地改革的村莊，牛羊牲畜還在地主富農家喂養的，也早不經心喂養，把肥牛喂成瘦牛，有的只用不喂，把牛驢牲畜，使喚的乏下，病下，甚至故意跌壞，以及任意宰殺母羊等。這是地主階級反抗土地改革，破壞生產的毒計，各村貧農團、農會、代表會、工作團，要趕緊發動全體農民警惕起來，查禁宰殺牛羊牲畜，保護耕牛，保護羊羣，準備明年大生產的基礎。現在規定下邊的一些辦法，大家一心的辦起來：

（一）爲了增加生產，嚴格禁止宰殺牛羊驢騾馬匹，違犯的人，以破壞生產論罪，交羣衆鬥爭，送政府法辦，各村羣衆都有查禁報告的責任。

（二）爲了保護牛羊牲畜，除羯羊外，所有牛羊牲口，一律不准賣給殺坊或私自暗瞞宰殺，萬一有生病、殘廢，要出賣宰殺的，必須查明生病殘廢之原因，如屬有意破壞，按第一條處理，如屬無意者，必須盡力養好使用，如確係無法養好者，必須經過行政村代表會查驗（宰殺羯羊者除外），開上證明，再經當地政府稅局的查驗、批准，方能賣給殺坊或機關部隊或自己宰殺。除代表會外，區村幹部沒有證明的權力，除稅局外，其他機關沒有批准的權力。宰殺牲畜牛羊者，除宰殺羯羊外，必須執有農代會的證明信件和稅局的批准執照。各地稅局必須認眞負責驗查與批准，如有疏忽或故意勾結宰殺者，以破壞生產論罪，加重處辦。

（三）凡已經土地改革分配了牛羊牲畜的村莊，應發動全體農民互相監督，禁止任何人擅自宰殺；凡尚未分配牛羊牲畜正在進行土地改革的村莊，由農代會討論出管制辦法管理之；還未進行土地改革的村莊，地主富農的牛羊牲畜，應立即交給基本羣衆，由基本羣衆召開農民大會討論管理辦法暫時交由缺牛羊牲畜的貧苦農民喂養使用，所需草料，從原來主家拿出，如不夠，可採用割野草，集體放，或跑運輸賺錢喂養等辦法，好好保管喂養，不使乏下餓瘦，以備不久將來，正式分配給貧苦農民所有。對地主富農的乾草和一切雜草，要由農民大會推選貧苦農民負責管制，防止燒掉或拋棄糟踏，準備明春喂養。以上各條，希大家嚴格執行。

此令

行署代主任 武新宇
農會臨委會主任 趙林

民國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臨縣西王家溝等九村

召開代表會審查代表

加強各村聯系幫助偏僻小村工作

（臨縣訊）六區西王家溝等九村，於本月十五日在西王家溝召開代表會，審查代表並討論土改工作。會上，有人提出圪陛塌代表李芝務，過去當小隊長態度不好，不知爲什麼還被關了一天禁閉，大家叫李芝務自己報告，他說：「那年咱種的幾畝地莊稼，長的也可以，富農楊存治看見就眼紅，徵公糧時，在工作員老劉跟前報告說咱把莊稼偷的打了」，因此，送到區上住了一夜，第二天，區長問了一下，沒事實就放回來。日本人佔三交時，咱對放哨抓的緊，有時態度不好，罰過一兩次人，就是這些毛病大家看吧！」大家聽了後說：「還是狗日的封建暗害咱窮人哩，還能算毛病嗎？至於對放哨抓的緊是應該的，還是爲咱羣衆的利益，但你的態度以後要好好的改。」還是要他當代表。當審查到楊嶺局代表時，大家提出女代表李福汝，過去是巫神，男女關係不好，領導不起婦女來，當即取消代表資格，補選了一個馬國香。由於這次各村選舉代表時，貧僱農掌握了領導權，又經過幾次的來回比對，七十四個代表，審掉一個。其除有小毛病的，會上都指出，要他今後改正。最後各村交換意見，幫助偏僻村莊的貧僱農，張家嶺代表李萬興說他村富農王大拴竊據民兵分隊長六七年了，一貫由人家說甚是甚，誰敢哼一聲。現在我們已把他扣起來了。下馬家山代表說他村主任是地主，亦撤職扣起準備淸算，嚴家塌民兵分隊長楊學義、圪陛塌農會幹事李廷興都是農民，但因他們走上層路綫，也撤消工作，聽候審查。大家說：今後村與村互相聯系。對偏僻小村要多照顧。（李承德）

朔縣紅火頭代表會中

清洗兵痞謝建元

（新華社綏蒙訊）朔縣一區紅火頭兵痞二流子謝建元冒充貧僱農當了「代表」，被羣衆揭穿後清洗出去。謝某在傅作義和閻錫山手下當兵幾年。朔縣解放後混入民兵當了分隊長，他與地主關係密切，手下又有一把子敵僞爪牙和吸大煙的灰皮，娶破鞋時，地主們都來送禮。貧苦羣衆誰也不敢得罪他。十月底，工作團謝一峯（地主成份）來這村做土地改革，選謝建元爲「代表」，謝從此更取得合法地位，包庇本家地主，不讓羣衆鬥垮。十一月底，行政村召開聯合代表會，謝建元也大搖大擺來開會。各村代表提出審查他的成份，才把他的本質揭穿，當場把他扣押起來，送回本村羣衆處理，決定要他退出全部貪汚的東西。（王峻山、張彥、武尚德）

興縣市四個多月

宰殺耕牛牲畜材料研究

（一）

過去一般老百姓對耕牛耕畜，是不願宰殺的，除非是確實過老（長起第二茬牙齒），不能耕地，或真正殘廢不能喂養的，才賣到殺坊。興縣市從四五年冬到四六年底，一年多當中，經稅局登記宰殺的牛驢，一共不上十頭，當然也有少數不去稅局登記的，但市面上很少見牛肉。這些宰殺的牛驢騾馬，都是病老殘廢，不能生產使用的。但今年秋冬以來，市面上發現大批殺牛及賣牛肉的現象。

（二）

從今年七月以來到現在，興市殺坊及機關，普遍宰殺牛驢（牛特別多）。這種情況發生後，稅局設法制止，規定賣往殺坊的牛驢，必須經過農會的證明，確係過老不能用的，或殘廢的，才得批准，或者是稅局當面檢查批准。但雖這樣限制，到目前（十二月初）計經村農會及村幹部證明殺者二十五頭，直接經稅局檢查者二十三頭，另有農會證明殺驢六頭，稅局檢查殺驢兩頭，這樣前後四個來月，宰殺耕牛和驢共五十六頭。

興市二十四家殺坊，從十一月十三日到現在僅四十天當中，宰殺羊子五百八十二隻，民戶機關部隊自殺自吃的，尚未統計在內，這樣大批宰殺，鄉村羊羣，將會大量減少。

（三）

從這一短期的統計材料看，宰殺牛羊牲畜，破壞生產的現象，是十分嚴重的問題，其原因甚多，根據一些材料研究：

第一、今年是荒年，缺乏糧草，養不起，要出賣，因之牛羊牲畜價錢特別便宜；現在三大斗米，就可以買到好牛，但還是有賣主沒買主，賣給殺坊比市價還高，也容易賣（牛皮價貴，一張皮可賣到大部牛價），因之，有的設法把牛搞壞，賣到殺坊。如河西來興市一個農民趕牛一條，過河時還默的驢蹶，過來要賣牛，好幾天沒賣了，一天把牛弄到殺坊，到稅局交稅，說牛腿壞了，經檢查牛腿已壞，牛蹄也拉不起來，但牛很口青，如好好調養還可使用，因此稅局沒有批准，這人很不滿意的走了。這牛到底如何壞的，稅局當時沒有詳細考究。又據稅局談，近來河西神府一帶，到興縣賣牛的很多，說是該地草料太缺，喂養不起。災荒年月，草料缺乏，牛價很賤，形成殺牛當豬肉吃的現象。因此各地應積極負責的組織羣衆，從割野草，集體放牛羊或組織跑運輸，解決今冬草料困難。同時，對羣衆進行動員解釋，說明今年把牛賣掉，明春牛缺地耕不過，生產會受到限制。同時在分牛以後，要把地主富農的乾草、雜草、牛料等，全部管制起來，有計劃的分配給貧苦農民喂養，準備明年春耕需用。

第二、從賣牛戶中，發現李家灣富農李增良被鬥爭後，沒有分了他的牛，他怕羣衆分，故意拉重車，還打的牛叫牛快走，把牛的蹄子鋸掉一塊，就拉到殺坊賣掉殺了。這說明殺耕畜也是地主富農反抗土地改革、破壞生產的一條毒計（十二月十五日本報報導楊家坡地主富農故意把牛驢喂瘦，也說明此點）。爲了保護牛驢，保護羊羣，發展生產，在正在進行土地改革及尚未進行土地改革村莊，凡地主富農的耕牛牲畜，應立即由[illegible]臨時喂養使用，耕牛（驢）[illegible]分果實時再討論確定，否則，耕牛不足會影響明年的生產。

第三、從賣牛[illegible]（僅有廿一戶的統計）[illegible]富農一戶，中農二戶。從介紹[illegible]看，經農會的五戶，經村長主任介紹的八戶，[illegible]說明還沒有一定的合法手續。[illegible]今後賣牛應經過行政村代表會審查，[illegible]才可賣殺，以防止亂宰亂殺。

第四、從賣的原因上看，表面上是老瘦或殘廢的，實質上有的是藉口，如石盤頭村貧農一牛文成，分得一牛，是老牛，但還可用一二年，他們說老了，農會也就開給介紹，把牛賣到殺坊殺了。楊家坡胡家山、張樓家墕兩小村，有一條老牛（鬥爭果實），還能耕地四五十垧，羣衆要賣到殺坊，後經翻身委員會討論，認爲「老牛喂好，明年多耕幾十垧地，爲啥賣殺了，飲不是少生產下咧！」一致不准賣，喂養起來了。這說明殺的牛中，固然有老牛，但能用一二年的也不少，因之，在介紹與批准時，應認眞負責爲生產打算，不可採取應付公事的態度。

第五、在興市有些牙子，他們爲多打佣錢，或者自己販賣得利，專門到村鄉收買牛驢，賣到殺坊。如三區王家會的溫培章，據稅局談，是個富農，外號叫「死不全」，他經常倒販牲口，賣給殺坊賺利，這類行爲應該嚴格禁止，該人應扣起懲辦。

第六、興市四十天殺羊五百多隻，還是驚人的事實，據調查李家灣、千程村，貧苦農民分到的一兩隻羊，沒有積極組織放牧，而叫人揹放，一隻羊一月一升米，竟成了負擔，於是賣到殺坊。這對貧苦農民積肥增產，發展副業是一個很大的損失。這一嚴重現象，如任其自流，不積極解釋教育，和組織放牧，羊必然大量減少。各地農會和工作團應當重視這一工作。

嵐縣馬家梁家壞幹部

組織大會私餐分果實

（嵐縣訊）二區馬家梁村，十一月裏會查封了幾戶地主的財產，但羣衆並沒有發動起來（是鄰村盧子溝貧苦羣衆幫助搞的），該村壞幹部馬金喜（農幹）、王來加保（主任）、馬有亮（書記）就趁機竊取了領導，還沒向地主進行鬥爭，就私分果實，並佈置全村大會餐，一連吃了三頓好飯，共吃了軟黃米六斗，殺羊兩隻、豬兩口，豆腐兩鍋，還有一次有些人不能吃[illegible]給做了來麵、白麵的油炸糕。全村四十來戶，除扣起的地主外，全村每戶一個人，破產地主也參加了，還個大會餐，浪費了很多果實。另外，他們將查封的東西，私自給少數人分了（共有九戶分了東西），如僱農馬四子分了被子一支，上中農馬貴子分了毯子一塊、條子一支。此事爲盧子溝羣衆發覺後，即向該村提出意見，羣衆才認識到壞幹部是捉弄咱們，上了人家的當，現該壞幹部中的主要份子，已被扣起準備處理。（閻二）

僱工范和維

有心思娶婆姨了！

——南峪貧僱農擁護廢除買賣婚姻——

（偏關訊）三區南峪行政村貧僱農，一致擁護楊家坡農民大會「廢除買賣婚姻」的提議。六十來歲的老僱農張廷科說：「這意見挺好，這是窮人翻身立後的好辦法！」貧農范六說，他攬了五年長工，賺下二百塊錢，因爲娶女人就一下花了淨光。僱工范和維說：「我今年三十七歲，過去因沒錢，想也不敢想娶女人，這陣不用錢了，我可有心思娶哩！」趙家溝貧農劉六說：「我訂下個媳婦子，因短一部份財禮，人家就不叫娶，這下不用給錢也能娶啦。」貧農興俊有兩個女子，他說：「我的兩個女子絕不要一個錢，由她們自主去！」（全忠、維業）

河曲城關貧僱農開會

追回閻克生的退伍證

（河曲訊）退伍軍人閻克生自四三年退伍安置到城關後，抽大煙、搞破鞋、不生產，村農會多次教育改造他，四五年會幫他先後娶過三個老婆，但都過了半月二十天就不要了。今年農會給他撥水地三畝，他都吃租伴種出去，還與地主寡婦秘密私通，分果實時許多貧苦農民向他提出意見，他就在街上大罵。借下張三、任用來等人的十多萬元錢始終不給，羣衆非常不滿。十二月七日晚貧僱農開會時，一致決議取消他優待資格，並追回退伍證。（王貴寬）

馬西努評論指出

美帝乘蔣賊危弱處境　低價掠奪中國大量權益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莫斯科電台十二日廣播：馬西努評論蔣匪兩個月內與美帝國主義簽訂了四個賣國協定，指出美帝國主義正乘蔣介石危弱可憐的處境，以極低廉代價，從蔣匪手中掠奪中國人民大量權益。原文稱：

兩個月來，國民黨反動派與美帝國主義簽訂了四個出賣中國主權的協定：第一個協定，是十月十七日，國民黨用照會形式，正式通知美國，同意美軍留駐中國。這個文件，證實美國在中國擁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也就是有權力在中國境內建立軍事根據地），以武力把中國變成美國的軍事根據地。

十月二十七日又簽訂了所謂中美救濟協定，這個協定容許美國監督「援[illegible]

第三個協定，是十一月十日簽訂的，它在形式上叫做「美國在華教育基金協定」，它規定美國在中國可以建立專門教育機關，這實際上是把中國的教育及文化主權送給了美國。

在四個星期內，國民黨把中國人民多方面的權益都出賣給美帝國主義，這是由於四大家族認爲美國的援助，是延緩他們滅亡的唯一希望，他們爲此，已準備出賣一切。美帝國主義者的貪慾，隨着國民黨反動派根基的動搖而增高，同時，發給其走狗的美金卻日益減少。他們利用國民黨處在危弱可憐的地位，以便以低廉的代價，取得更多的實際利益。美國銀行家用這種綁緊高利貸的手腕，逼使國民黨反動派在幾個星期內簽訂了三個協定，而自己實際上祇支付了二千七百七十萬美元，這是多麼有利的買賣啊。而且這筆款，他們並不是用美金，而是用糧食支付的，糧食的利用及實賣所得的款項，還得受美國督管。

不久以前美國答應給國民黨大量的貸款，現在當國民黨反動派情況更加惡劣時，美國把自己的諾言減到所謂緊急援助六千萬美元（新華社按：據美新聞處華盛頓十九日電稱，美國會通過削減爲一千八百萬美元和廣泛援助的三萬萬美元）。根據這些不斷下降的條件，在南京與華盛頓兩地，正同時開始了新的奴役條約的談判。據十一月二十一日南京晚報透露，這個談判所包括的內容是非常廣泛的，關於對於國際時局態度問題，國民黨與美國政府之間達到了進一步的「相互諒解」。

這個談判的第一個結果，是十二月六日正式宣佈的「中美海軍協定」，這是兩個月內簽定的第四個奴役中國的條約。協定中第一部份，規定美國以一百四十艘船交給國民黨（其實其中的一百艘早就交給國民黨了），這樣看來，這一協定並沒有給出什麼新的東西。美國簽定這個協定的作用，是在第二部份，第二部份規定，爲了建立國民黨海軍機構，美國幫助它培養幹部，國民黨則供給美國以海軍的情報，換句話說，美國得到了對國民黨海軍艦隊和幹部的監督權，並取得在中國建立海軍根據地的權利，在建立訓練國民黨海軍基地的同時，美國就可以建立自己的根據地了。這個協定是十月十七日所公佈的美軍正式駐華協定的擴大，這兩個協定，綜合起來，是國民黨武裝完全美國化，把它變成美帝國主義的工具。

美帝國主義和國民黨反動派還在準備其他許多奴役中國人民的條約，十二月八日，就是在「中美海軍協定」簽訂於那一天，上海申報說，在國民黨中央政治會議上，討論了怎樣獲得美國的信任與同情以及大量援助的問題，這就是說，國民黨已準備着對中國人民切身利益的新出賣。

各綫我軍殲敵一千七　攻克長垣桐柏英山

（綜合二十八日戰訊）各綫我軍連克三城，殲敵一千七百餘名。晉冀魯豫解放軍一部，於二十一日下午解放長垣縣城，殲滅蔣匪河北保安十二團及保警隊全部，俘蔣匪副團長以下六百九十人，繳獲迫擊砲兩門、小砲兩門、輕機槍十一挺、擲彈筒三個、長短槍八百二十九支、子彈十四萬餘發、電台一部、電話機十一部、牲口八十七匹、小麥二十五萬斤。鄂豫皖軍區部隊，十[illegible]團長以下六百餘人，繳輕重機槍九挺、長短槍五百餘支，其他軍用品一部。此外，我復於十三日在六安以西之姚木店，十四日在羅山東南之北向店以東地區，十七日在潢川東南任和集地區，連次擊退進犯蔣匪，斃傷敵三百五十餘名。

攻克柳河車站之役

我軍殲敵四千二百

（新華社蘇魯豫皖前綫廿八日電）前綫司令部頃發佈第三十二號公報，公佈我軍二十二日上午八時經一晝夜戰鬥攻克隴海路柳河車站及柳河集戰果，計殲滅蔣匪暫編第二十四師第五旅旅長及其第二團全部，生俘該旅少將旅長陳扶民（前誤爲陳福氏）、中校參謀主任孫家璜、第一團上校團長劉勳甫、第二團上校團長楊尚志以下官兵三千二百餘名，斃傷蔣匪第一第二兩團副團長以下官兵千餘名。繳獲美式榴彈砲兩門、迫擊砲二十一門、重機槍二十八挺、輕機槍一百六十四挺、長短槍一千八百八十四支、擲彈筒八十一個、槍榴彈十個、各種砲彈七百四十餘發、機步槍彈十八萬餘發、汽車七輛、電台兩部及其他軍用品甚多。（補正：第三十一號公報（見二十七日三版）「該師第七旅被殲於嶧山之役」之下，應加「其第六旅第二團亦同時被殲於牧集」）

齊里亞庫斯抨擊美反動政策

美元不能維持反動政權

工人階級必須團結起來確立和平

（巴黎訊）日前，法蘇協會在此間瓦格名開會議，紀念法蘇同盟條約三週年會議，由世職總書記賽揚揭幕。會上，英工黨左派議員齊里亞庫斯發表長篇演說，宣稱蘇聯比任何國家有更大的權利要求德國賠償。齊氏稱：從英軍中繳獲的德文件中，迄四四年十一月一日止，德國兵力的傷亡在蘇德戰場上，佔其傷亡總數的百分之八十六，迄四四年底，其全部損失中損失於蘇德戰場上者，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七，而德國侵蘇所給予蘇聯的損害，數倍於英法兩國所受損害的總和。齊氏繼抨擊英美反動政策稱：我不明白一個人怎能將那種支持希臘法西斯主義，支持印度封建暴政，支持中國法西斯的政策，叫做衛護民主呢？美國正在拋用美金維持反動政權，可是這還是沒有效果的，數萬萬元美金與金鎊投入希臘的結果，希臘的現狀則是獨裁與恐怖的政權，內戰飢餓與慘痛，而在這一切之後，希臘有了比一年前大十倍的游擊隊。美國也在中國投入了大量金錢，可是中國目前實際上幾乎全爲共產黨人所控制。齊氏說，到美對法意政策時稱：意大利有共社兩黨的同盟——代表職工運動與鞏固工人階級的同盟，共社兩黨在明春大選中，大有贏得權力的可能。齊氏力稱：沒有一個政府，能夠沒有職工會的支持沒有工人階級的支持而能使國家復興的。在美法意這類國家的社會基礎必須改變，因爲資本主義已證明不能解決失業問題與保證工人階級的社會福利。齊氏更稱：不與東歐的重建聯系，西歐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根據他訪問蘇聯與東歐的印象，齊氏相信蘇聯比任何其他國家都更需要維持和平。齊氏[illegible]，他說：如果這樣，美國就將聽從我們的領導。齊氏呼籲工人階級團結起來，爲和平與國際合作更有力的鬥爭。齊氏稱：僅只是外交家與政府，是永遠不能確立眞正和平的，和平必須主要由工人階級參加與通過工人階級來組成，這就是爲什麼需要工人階級的團結。

×　×　×

我軍繼續破擊北寧路　一度攻入北戴河車站

（新華社東北二十八日電）北寧路破擊戰續訊：（一）[illegible]八日夜一度攻入北戴河車站及蔡各莊（北戴河車站東八里）據點，殲蔣匪交警隊及僞臨榆縣自衛隊共八十餘人。（二）二十一日，地武一部越北寧[illegible]濱車站，全殲守敵五十六名，繳獲軍用物資一部及布疋藥品二十餘大車。（三）收復玉田我軍，繼續擴張戰果，於二十日攻佔沙流河（沙流河豐潤[illegible]）于（李莊子沙流河東三十里）兩大據點，生俘僞玉田縣自衛隊副隊長徐光以下三十餘名；並救出被敵抓去之群衆三百餘名，繳獲火箭砲一門、迫擊砲一門、輕機槍三挺、長短槍一百二十四支。

日本共產黨

召開第六次全代大會

岡野進指出目前兩項奮鬥目標

（東京訊）日本共產黨於二十二日召開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集會四天後，已於二十五日勝利閉幕。大會選出中央委員二十五人（按前屆中央委員會委員爲廿人），德田球一再度被選爲日共中央委員會主席，日共中委包括志賀義雄、野坂鐵（按即岡野進）、野坂鐵夫人等。岡野進二十三日在大會上發言，一再提醒日本目前「尚非一獨立國家」。爲完成日本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任務，他指出兩點奮鬥目標，即：（一）由國家和人民管制主要工業及銀行。（二）進行全國規模的土地改革，以徹底消滅軍閥、財閥、官僚勢力及農村中的封建剝削制度。他繼稱：日共將爲改善工農及勞苦大衆之經濟生活和政治地位而鬥爭，並力主日本和世界工人階級的國際團結。

外蒙共和國發展進入新階段

人民革命黨大會

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

（新華社陝北二十八日電）庫倫訊：蒙古人民革命黨於日前召開十一屆大會，會上，通過一九四八——五二年蒙古人民共和國經濟文化發展第一個五年計劃。該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色杜巴在大會，就五年計劃作報告時，指出：「在人民革命黨的領導與蘇聯情同手足的支援下，使在非資本主義發展道路上向社會主義邁進的蒙古，獲得了經濟與文化方面的重大成就，因此，在更長期計劃的基礎上，繼續促進共和國的經濟和文化，已更爲必要。五年計劃的通過，標明國家發展進入了新的階段。」色氏繼稱：「五年計劃中經濟政治的主要任務，在於利用一切資源，以大力發展國家生產力。計劃規定五年期間終了時，牲畜數目應增至三千一百萬頭，工業生產量應較現在增加百分之九十六。此外，並規定改善現有國有農場，大量開墾荒地，擴大人工灌溉。在教育文化方面，規定在農村中實行普遍強迫的初等教育，並推行成年教育，以期在五年內澈底掃除成年文盲。計劃並規定大量增加學校、圖書館、俱樂部、戲院、電影院等教育文化機關與各種醫藥機關。」在大會討論五年計劃時，財政部長莫洛查指出：蒙古具有一切條件，足能勝利完成與超過五年計劃。蒙古總理却伊巴桑二十日在大會致辭，亦號召人民實現計劃。全國各地人民連日紛紛電賀大會，保證將全力履行五年計劃。按蒙古人民共和國面積一百五十萬平方公里，人口約九十萬，一九二一年蒙古人民起來革命，成立了獨立的革命政府，一九二四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宣佈成立，一九四五年十月，蒙古舉行投票，百分之百的人民贊成獨立。然而美英帝國主義及蔣匪不顧它在擊敗日本中的功勞，迄今仍反對它參加聯合國。根據蒙古憲法，土地、自然資源、工廠、礦山、工業、交通、銀行以及乾草製造站（爲牧人國家現代化重要設置）均爲全民財產，國家經營，這就決定了蒙古人民共和國向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在却伊巴桑爲首的人民革命黨領導之下，全國經濟政治文化已煥然一新。

罷工勝利結束

西西里島三城

（羅馬訊）西西里很多城市的總罷工業已勝利結束。加尼奔塔（中部）當局已答應該工會的要求，撥款五億七千萬里拉，用作公共工程，並承認每公頃雇用「必需數量」的勞動力，以減少失業者。根內貢提（西南部）的罷工者亦獲勝利，當局已允許撥款四億七千五百萬里拉，用作公共工程費。在特拉巴尼（西北部），罷工者亦因達到增加工資的目的而復工。

簡訊

我軍解放平漢綫上之駐馬店時，發現蔣匪遺棄的傷兵一百三十名，他們都面黃肌瘦，[illegible]，沒有醫藥，凍傷的，傷處都變成了黑色，許多人在風雪裏猶穿着單衣。解放軍當即發給他們一萬斤麥子，二十[illegible]棉衣，十幾個棉被，傷員們感動的熱淚盈眶。

從兵力士氣看蔣匪軍事危機

王宗一

在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以後，蔣介石兵力不足與士氣低落兩個基本弱點，已變得空前嚴重起來。

戰爭一年半以來，人民解放軍殲滅蔣匪軍一百六十多萬，蔣軍開始轉入全面守勢，人民解放軍開始進入大反攻。在人民解放軍強大攻勢的日益發展中，蔣匪不但已無力進攻，且表現出無力防禦。戰場愈擴大，蔣軍部署愈分散，其兵力不足也就表現得愈加嚴重。解放軍的攻略石家莊，就證明蔣匪的所謂「重點防禦」也都不足恃了。

蔣匪軍除了大量被殲之外，大量逃亡是其反人民軍隊的基本特點之一。愈是被殲滅，蔣軍逃亡現象就愈嚴重。根據各方材料估計，一年半來，蔣軍逃亡數字當在一百萬以上。四六年三月二十一日，蔣黨中央黨部秘書長吳鐵城根據抗日戰爭中情形，公佈蔣軍每年十二個月逃亡總數爲五十七萬，當時蔣軍方加入到抗日中的兵力尚沒有現在內戰規模大，內戰之後，戰爭性質根本改變，蔣軍逃亡現象更大發展，四六年八月內戰之初，曾有人統計蔣軍逃亡數字，當時即已比抗日戰爭中增加幾達一倍（見上海「文萃」雜誌）。根據散見報章雜誌蔣軍三十多個連營團和師的單位不完全統計，內戰中逃亡數大多在百分之五十以上，最多有達百分之九十者，少者亦在百分之三十左右。蔣胡軍進入陝北半年中，各連隊減員，多者百分之六十，少者百分之三十幾，由此亦可見一般。蔣軍士兵的大量逃亡，大大加重了蔣匪兵力不足的困難。

蔣匪用以彌補其兵力損失的唯一辦法，就是進行瘋狂的徵兵抓丁。一年半來，蔣匪抓丁總數至多一百五十萬，以此數目，又要彌補被殲損失，又要彌補其逃亡消耗，是不夠甚鉅。據今年四月間上海美商密勒氏評論報的數[illegible]七十[illegible]個旅[illegible]，當時只補充了[illegible]軍的補充，是遠低於它被殲的速度的。據知，蔣軍被殲部隊，不少至今尚未補充起來，有的雖已補充，但員額已大爲減少，許多蔣匪部隊經常保持很大的缺額。九月間沙土集被殲前的蔣軍五十七師，缺額三[illegible]七百八十名，蔣匪國防部僅允補一千五百名，其他只好讓它空着。再如四月間的陝北被殲之一六五旅，原有一萬餘人，由於大量減員，未能補充，被殲時只有三千餘人。蔣匪六十六師去年十一月至今年二月，共抓丁補充三千名，但同一時期中卻跑掉了四千人。蔣匪嫡系主力如此，其他部隊更如此。完全彌補損失都不可能，更不要說蔣匪現在才記起的什麼「建立第二綫部隊」了。

蔣匪徵兵計劃皆極龐大，但每次都不能完成計劃，原因即在於人民的反抗。蔣匪去年雙十節第一次公開下令徵兵八十三萬，其預定在各佔區及所謂綏靖區徵集的四十三萬，結果完成不到二十五萬，其後方有些省份，如四川的大多數縣份，甚至未完成百分之廿，廣東僅完成半數。今年七月蔣匪「總動員令」後，徵兵一百萬的計劃，又一大部落空，即據最近蔣匪陸軍訓練總部所公佈，亦只完成百分之九十五（據美國通訊社消息）。蔣匪徵兵的對象，主要是鄉村貧苦農民，其次爲城市貧民，他們對蔣匪徵兵抓丁，予以各種反抗，雖有「聚衆反抗兵役者處死刑」（蔣匪兵役治罪條例）的規定，鄉村中的武裝反徵丁活動仍大量發展中。蔣匪去年曾在各大都市試行「募兵」辦法，但遭完全失敗，漢口動員二十餘日，六十多萬人口中僅得兩名，天津則無一合格壯丁抽出。今年上海百分之八十的適齡壯丁要求免役緩役，天津要求免役緩役的則幾達百分之百，清楚說明蔣區人民反對蔣匪徵兵的堅決態度。戰爭愈發展，蔣匪統治區域日益縮小，加以人民武裝鬥爭的發展，就會使蔣匪徵兵抓丁更加困難。

蔣軍愈戰愈小，不斷被殲，老兵日少，新兵日多，加上解放軍在戰場大批釋放俘虜政策的良好影響，其自然結果，就是蔣匪愈戰愈弱，士氣日低，戰鬥力迅速下降。據所知材料，蔣匪內戰部隊新兵成份，一般的在百分之五十以上，多者甚至佔百分之八十、九十。蔣匪抓來壯丁，根本來不及加以任何訓練，即補入前綫部隊中；有些新補成的部隊，因其戰鬥力的低下，根本不敢用於第一綫。[illegible]三五旅，[illegible]今年四月十四日即被殲陝北[illegible]，九月十日後被殲於豫西陝縣強固據點中，爲時僅三小時，可見愈補愈弱。十一月間，美國通訊社曾報導東北蔣匪部隊戰鬥力一般皆在水平以下。蔣軍新兵成份增多和人民解放軍俘虜政策的成功所產生的另一個結果，是蔣軍逃亡與厭戰反戰的更加發展。許多數字證明，蔣匪部隊新抓壯丁，很快即大部或全部逃亡。蔣軍士兵戰場武裝起義，最近亦在各戰場更加出現。在豫西、鄂豫皖等地，有若干次戰鬥中，當解放軍發動攻擊時，被俘釋放仍在蔣軍中的士兵，即向蔣軍宣傳解放軍的俘虜政策，相率交槍，停止抵抗，使戰鬥迅速解決。鄂北高山舖之役，大批新抓當兵的農民，一槍不放的跑到解放軍中來。今年初，文匯報載：新兵根本不易抽到前綫部隊中去，很多地區所抓新兵，押解到目的地，只剩得原有數目的百分之二十。愈補，愈消滅得愈快，逃得也愈快。

蔣軍士氣與戰鬥力不斷下降的過程，可以從以下三方面清楚看出：第一、敵我損失比例愈來愈懸殊：去年七月至十月，敵軍損失爲我之二點四五倍，今年三月至六月，即激增爲三點五倍，反攻以後，此種情形續有發展，不少戰役，敵軍損失竟至十或十一倍於我。第二、敵軍被俘比例的增長：去年七月至十月，敵被俘與其傷亡比例爲一比一弱，至今年三月至六月則激增爲二比一強，反攻以後，不少戰役躍至五比一、六比一，甚至十比一。第三、蔣軍被殲時堅持時間的大量縮短：去年十一月蔣軍全面進攻開始破產後，每個戰役蔣軍被殲時間，一般激劇縮短。例如今年二月萊蕪戰役，全殲敵正規精銳七萬餘人，僅六小時即告完成，九月間人民解放軍大舉反攻以後，各戰役殲敵（整旅以上）時間大多在兩小時與八小時之間，很多且是殲敵於其防守強固據點中。八月二十日陝北胡匪主力三十六師被殲不過七八小時，十一月初鄂北高山舖之役，殲敵二個半旅於蔣匪老統治區，爲時亦不過五小時以上。這些情形，一方面說明敵人戰鬥力的急劇下降，一方面也說明解放軍戰鬥力的急劇上昇。

蔣介石所從事的戰爭，本質乃是反人民反民族的賣國內戰，其目的在於把全國人民變爲四大家族與其太上皇美帝國主義的奴隸，這是與出身貧苦農民的蔣軍廣大士兵利益根本衝突的。蔣管區人民以至蔣軍士兵，都[illegible]面目，從而拒絕爲賣國[illegible]、在戰場上起[illegible]士氣和戰鬥力必然日益下降，必然愈戰愈小，愈戰愈弱的根本原因，這也是蔣軍必敗的根本原因。但是解放軍則是爲祖國和人民的解放而戰的，人民解放軍所從事的是愛國解放戰爭，因此，人民解放軍愈戰愈大，愈戰愈強，人民解放軍將獲得最後勝利，也是必然的，而且爲時已不在遠了。美帝國主義的輸血，最後絕對挽救不了蔣介石統治的死亡。

少年護士柴成有

丁爲辰

（一）

晚飯以後，柴成有同志仍獨自在開刀房裏掃地，把地掃完，他又去收拾器具。

「柴成有，歇歇吧，明天再幹也來得及。」

正在烤火的一個實習護士這樣勸阻他。柴成有同志仍然不停止手裏的工作。

柴同志今年十六歲，他是自動參加了人民解放軍的，因爲他的年紀小，在前方跟不上部隊行軍，所以在去年年底便轉到後方醫院工作。他在工作上特別積極。

沒有探針，他自己化錢去買鐵絲，買不到，他又設法到別處去找，最後，他終於做好了一根探針。

銅鍋壞了，別人看着沒有辦法，成有同志卻設法將它釘好。

每次開刀的時候，柴成有同志都是一人担任兩人的工作，就是在平時也一天到晚從不休息，不是消毒，就是担水洗敷料。

一個十六七歲的孩子，而且參加革命不久，爲什麼會這樣的積極呢？

他說：「我不敢想自己的過去，一想就要哭，越哭心越硬。努力工作，多多治好幾個傷員，叫他們早日回到前方，前方打勝仗，就是給我報仇。」

（二）

柴成有同志是河南武陟人，因爲家窮，七歲就跟着父親到地裏勞動，在那時家裏有五口人，只有三畝地。

柴成有同志十歲那年，家裏發生一件不幸的事情：那一年莊稼收成不很好，他的父親爲了渡過明年的春荒，除了省吃儉用外，在一個地主家裏拚命勞動，給人家當勇子。天不明就走出家門，一直到夜晚十幾點鐘以後，他才拖着一個疲倦的身子慢慢地走回家裏，躺在炕上就是個睡覺。一天早晨，突然不能起床了，從此一臥不起，一塊一塊鮮紅的血吐在炕上，吐在那床破爛不堪的被子上，父親就這樣死去了。

母親領着一個七歲的妹妹，一個四歲的弟弟。這時家裏連一顆存糧都沒有，每天弄一些蘿蔔、茲菁，用白水煮一煮來充飢。有成同志這時跑到煤礦做了礦工，他每天所得的工資，只夠買一個玉米窩窩，連自己都吃不飽。他沒有辦法，跟他母親兩個「偷」一些煤炭到豆腐房換一點豆渣，但是這樣的生活仍然無法維持下去。母親、弟弟、妹妹常餓得哭。母親狠了心，將妹妹送給別人做童養媳，將弟弟送到很遠的地方做養子去了。至於母親自己呢？只好到地主家裏做傭人去。過了一個月的時間，母親被解僱了，她沒有辦法，便改嫁給一個窮人家裏，他的父名字叫做逐非岐。

柴成有同志在煤礦裏時，有一個姓靳的工頭，非常兇，拿着木棍，常常揍他，動作稍慢一些，棍子就會打在身上，柴同志常時看他一眼，就會把尿便在褲子裏，還有一個工頭叫做柴德，也常常一棍打柴同志的，現在他一說起來便咬牙切齒。

有一次他想要「偷」一點煤到豆腐房換點豆渣來充飢，可是被礦警捉住了，用繩子和棍子痛打一頓。回去在炕上躺了五六天不會走路，多虧母親耐心地護理，才逐漸地恢復了健康。

（三）

民國三十四年，人民解放軍到了他的家鄉，窮人開始抬頭了，柴成有的全家也得到了解放。成有同志從事實中明白了窮人只有跟着共產黨和人民解放軍才有出路，就是因了這種緣故，他毅然決然地參加了革命，把革命當做自己的事業。

一九四七、十二、十六於第一後方醫院

「打倒蔣介石」

——陳賡將軍軼事——

戈島

陳賡將軍，曾在陳炯明叛變之役，救了蔣介石一命，這恐怕世人都知道的事了。但在不幾年後，陳賡同志因反圍剿戰爭時負傷，留居上海做地下工作時，被蔣介石逮捕，蔣介石卻把他下了監獄。

陳賡同志知道蔣介石一定要藉口「報恩」來誘他投降，而那「報恩」，要他叛變人民，是比殺戮還可怕的。所以一進監獄，他就要求給他拿一枝筆和幾張紙來。紙筆拿來以後，他在每張紙上都寫滿了：「打倒蔣介石」。獄卒一看嚇得傻了眼，把紙拿走了，他又把滿牆都寫的是：

「打倒蔣介石！」「打倒蔣介石！」

蔣介石不好開口了，就想腐蝕他的精神，每天送一個漂亮女人進牢裏來，可是這依然軟化不了陳將軍的堅強不屈精神。

蔣介石急了，就換了一套硬的辦法。一天他命人把陳賡同志拖出去，用手槍指着太陽穴說：「投降不投降！」……「一二三」「……」

「不……」陳將軍斬釘截鐵的答覆了他。

蔣介石還不服輸，又把陳賡同志一個人推進一間屋子裏去。那屋裏擺得有手槍、短刀、毒藥……他[illegible]陳將軍[illegible]：「[illegible]共產黨員是決不會投降的，可是也決不會輕易自殺。」

最後蔣介石就親自出馬，想當面談話，把陳賡同志帶到他的辦公室裏，等着他出來談話，陳賡同志躺在沙發上，他聽着蔣的腳步聲，快走近了，就拿着一張報擋着臉，一邊讀着，一邊破口大罵「蔣介石，狗日的所做所爲，完全是個賣國賊！」

蔣介石走進門來，裝着沒有聽見，坐下來，談了一遍蔣八股，然後掏出一張自首書來，要陳賡同志簽字。但陳賡將軍抓過來一把就撕碎了，蔣的牛屎火眼看正要發作，恰巧錢大鈞走了進來，才算又岔開了。不久以後陳賡同志得到黨的秘密指示和幫助，終於越獄，逃出了蔣賊的魔手。

十多年後的今天，陳賡將軍已經率領一支健壯的人民解放軍跨過黃河，蔣介石在人民解放軍面前，是非倒不可了。

副刊